平遥往事



其时云淡风轻，天空净得不见一星尘埃。后街口的天主教堂里蓦地响起钟声，这落伍的时间机器执拗地响了三下，人们爱搭不理，都说这玩意拖沓，从来就没准过。勾子军一走，解放军说来就来，新社会了，一切要重新开始。

彭　栋　彭文林◎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序

□ 张松龄

以故乡平遥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平遥往事》脱稿，各方面的反响都很不错，将在今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前正式出版发行。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内心感到莫大的宽慰。

踏实做事，造福桑梓。平遥商会以这本书的出版，再次践行了立会的宗旨。尤其在人们热衷物质利益的时下，关注纯文学创作，并能以切实的帮助促其开花结果，努力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实属难能可贵。商会诸多同仁的努力终结善果，作者的心血也得到回报，夫复何求？

山西顺得橡胶有限公司对此书的出版用力最大，令人感佩。董事长彭文林，一个憨厚老实、不善言辞的平遥籍中年汉子，却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闯出一片天地，生意做得老大。作为平遥商会副会长，文林视商会的事如自己的事一般，一向慷慨大方，尽心竭力。几次接触，我感到他身上颇有晋商遗风，外表不事张扬，内里自有胸襟，性格不温不火，一副

古道热肠。商会准备宣传平遥、筹划出书的事尚在酝酿之中，文林即表示全部负担出书费用，解决了商会最大的难题。正是有文林的热心支持，使得《平遥往事》能够与读者早日见面，商会的一大愿望变成了现实。在此，由衷地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关于这部小说，我只谈谈自己初读之后的感受。

作品带给我最鲜明的印象有三点：

其一，写出了真实的平遥（是“平遥的”）。小说所叙是 1938 年至 1948 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发生在平遥的往事，大的事件都尊重史实，一些平遥历史人物也用真实姓名，地点则是那些熟悉的古城街巷、乡村田野。罪恶的战争顷刻间把一座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古城变为人间地狱……惨绝人寰的杀戮，血泪相和流的生离死别、爱恨情仇，都曾在那里发生。故乡遭受的蹂躏和苦难，犹使人不堪忍受。作者为我们还原了故乡历史上最悲惨的、也是不能忘记的一页，我这个故乡人为此种历史的真实惊怵不已。对历史的真实再现，应源自作者生活的厚重积淀。这“生活”不是活在当下，这“积淀”也绝不限于沉浸于今天，应包括对于昨天今天明天的深切关照。能够再现平遥某段真实的历史，显然是作者对平遥长期关注、研

究和思考的结果。对平遥掌故的熟谙、对现实生活的入微观察、对故乡人乃至民族命运的关切，以及独到的表达、独特的视角（这两点在下文述及），使作者成功把握住了真实的历史和真实再现历史的方式。

其二，写出了特别的平遥味（是“平遥家的”）。可以说，这是一部用平遥话写的一部反映平遥的人和事的文学作品。撇开人物塑造、环境描写等不论，单说语言，作者从真实再现平遥历史出发，大量采用平遥方言，使用的不少俗言俚语也都是平遥所特有，且大多准确、生动，令人玩味，基本做到了恰到好处，起到了特殊的艺术效果。这无疑向平遥读者增加了作品的亲近感和真实感，读到它的平遥人会说“真是‘平遥家的’”；同时，也给平遥以外的读者平添了新鲜感，他们或许会说“这‘平遥家的’还真有意思”。

其三，写出了典型的平遥人（是“平遥家”）。《平遥往事》中的“主角”都是些普通老百姓。以开颜料铺子的刘先良一家为代表，他们像千千万万个平遥人一样，老实本分、吃苦耐劳、坚韧不拔，不求闻达，只为乐业，在地瘠人稠的环境中依靠自己的苦心经营艰难生存，却也过得有滋有味。但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他们的安宁。面对飞来的横祸，他们不

肯屈服，他们没有苟且，在血与火中也要过活，也要活出尊严、活出意义。那个舍身一搏的宋老师，那个不顾个人毁誉的药铺周掌柜，那个保持民族气节的戏班高班主，还有那个忍辱负重、勉力维持一家生存的柔弱而坚韧的刘先良，以及他的两个聪明机警、绝地求生后投身革命的弟弟，等等，他们的身上不就集中反映着平遥人的特质吗？我以为，他们是真正的平遥人，是典型的“平遥家”、“平遥家”的典型；其实，也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分子。正因为有此民众作主流、为脊梁，才培育出许多舍生忘死的子弟那样义无反顾，不屈地抗争，合力支撑起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吧。这普通的平遥人，往往是真正的“平遥家”。以平民视野写平民遭际，却写出了历史的真实，这也是作品最使我感动之处。

世事无常，命运多舛。阴暗、无奈、曲折、灾难，一切都挡不住历史的脚步。擦干眼泪和血迹，生活需要重新开始。刘先良们在平遥迎来解放的日子里，开始新的生活。他们依然是重建家园的希望所在。这是我在作品稍显压抑的冷峻笔调中看到的一抹亮色吧，尽管微弱，但那是不可或缺的活着的信念。

一些零碎之感，姑妄言之。

是为序。

2011 年 8 月 10 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CONTENTS

序/张松龄 ---------- 001

壹/失散 ---------- 001

贰/越狱 ---------- 017

叁/庇居 ---------- 033

肆/舍身 ---------- 050

伍/回乡 ---------- 065

陆/学艺 ---------- 081

柒/不测 ---------- 097

捌/运动 ---------- 112

玖/清算 ---------- 129

拾/邂逅 ---------- 150

拾壹/营救 ---------- 166

拾贰/寻亲 ---------- 179

拾叁/新别 ---------- 192

跋/李非忠 卫明喜 ---------- 203

后记 ---------- 205

壹 失散

早先，这条街有个非常正式的名字，叫仁义街。或许人们嫌恶它的笨拙，这规整的名号一直未能通行，习惯上，城里人还是愿意称其为后街，是说它偏离主干街之北，隐其后的意思。

平遥城有许多起得颇为工巧的地名，比如壁景堡，九龙壁附近的一条小巷；西湖井，城西一处逼仄的居民区，常年阴湿；鹦哥巷，这胡同里有过一只非常讨巧的鹦鹉吗？凤凰台，据说此处的女孩貌美如花，不愁嫁。

地名有时也折现出一些历史，东门附近一座吉甫祠，据称是西周宣王大将尹吉甫北伐俨狁时的遗迹。而平遥古称平陶，为避太武帝拓跋焘之讳才改称平遥，那是北魏始光元年（424）的事，连县志页儿都已久远得发脆。

城内的居民依存着这样一番古意，活络而守矩，富足却并不张势，只是在这正月，百业停歇在浓浓的倦意中，住户们才会在吃喝上仔细地下回功夫。

民国二十七年（1938）农历正月十四，是刘先良的女儿齐齐周岁生日，依惯例是要有一番宴席排场的。院子里搭了帆棚，掌勺主厨是从行菜馆里请来的寿阳师傅，能做“八八一领二、十二棋”这样的大席。非常年月，干鲜货材尽管不够齐整，放眼望去，却也荤素有致、色艳光鲜。

先良在城内算不得什么富户，从父亲手上继承下来一处颜料铺子，循规蹈矩地经营着，不求腾达、只因乐业，闻名遐迩的晋商到他这一辈算是泄了元气，然而时局动荡、战火纷飞，真正有魄力的商人们也都掖起了自己的手笔，偃旗息鼓。他一个做门头小生意的，居然操持得能有了新气象，年底盘整，竟是比上年多有盈余。先良暗自忖度，深知这与刘家人勤勉、坚韧的性体大有关联。

数年前，晋钞贬值，当初与银洋一兑一的比率几月间猛跌至二十到三十兑一。城内不少商户倒闭歇业，是年年关，一家货栈更是贴出了“晋钞杀人不用刀，老的少的活不了，百川救命”的对联。而即使是这样的困境，刘家的铺子也挺了过来。往后，几乎可以看做浴火重生，流水年

年都在递增。

家里兄妹五个，母亲寡居有年，弟兄四人当中只先良成了家，妹妹玉英还在读初小。年初三，家住城东五里庄的小姨生产，接到信儿，母亲一大早就赶去伺候月子了，说好赶在齐齐生日当天回来，这已近晌午时分了，还不见母亲进门，先良免不了有几分心急。

“都啥时辰了，还不回？”他喃喃自语。

“大哥，先景也该换防了，咋还听不见号咧？”问他话的是老三刘先景的同学邢海莲，这姑娘也是城里人，打昨日起就来了，忙里忙外。虽说尚未过门，甚至还不曾提过亲，但刘家人早已不拿她当外人看，呼来唤去，俨然是自家媳妇。

老三刘先景是新招募的城防自卫队队员，一块驻防的还有晋绥军的新军，以及国军高桂滋部的一个营。防什么？防日本人。

去岁冬，这日本人来过一回，绕着城墙转了半个圈，放了几响冷枪，拐道走了。城里胆儿大的还趴在垛口处瞅了瞅，回来说日本人个子还真是矮，男人也就咱婆姨们的身量，面色可倒白净，还细活着呢，瞧模样不像是坏人。坏人脸上还刻字？围观的人质疑，质疑得颇有水准，本地有谚：“七寸人儿八寸心。”可不能大意了小日本！

不过话虽这么说，城里的住户们可多半没

把这日本人当回事。好端端地，咱又不惹你，你坏俺们的生活做甚？上了些年纪的，倒为这帮鬼帽子兵惋惜，大老远地，又是水路又是旱路，怪沉的还背杆枪！弄不好把命搭在这儿，都是些年轻后生，岂不可惜？这日本国做爹妈的可都啥心眼子？

山右之民，尤其是地处晋中盆地的居民，长久以来习惯以商业规则评世立身。为人处事，讲的是信用，尊崇的是口碑与智慧，挣的是明白钱。对于巧取豪夺、攻城掠地之类的得取之法其实是深不以为然的。一句话，不合规矩。平遥人日常往来，大到典卖田产，小到邻里舌争，最终也要寻个理字，解决的途径也无非要落到经济方面。一个人无论势力再广，家族再大，轻易也不会恃强凌弱，因为大家都懂得和气生财这一要领。那几乎是颠扑不破的。

而民风或许也因此而柔弱，那种粗粝、剽悍的风格在晋中人身上并不多见。对于护城河岸边纷之沓来的日本军人，人们最先是蔑视大于恐惧的。就刘先良而言，这即将到来的兵燹之灾于他并没有引发太过明显的警示。

院子里，亲朋好友陆续入座，洁白的茶盏、猩红的灯笼，天色尽管有些阴霾，却被这喜庆之气所遮掩，反显得更具年味。小妹玉英穿着二哥的褂子欢快地舞着，时而云手，时而水袖，嘴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还咿咿呀呀地咀着唱词。二弟先文的女友翠霞冷不丁地捅她一下:“玉英,你演白娘子,那谁是许仙呀?”惹得玉英满院里追她,翠霞的妹妹翠凤则在一旁帮腔:“许仙没找着,倒是跳出个法海来。”众人一片哄笑。

翠霞与先文也是绝配的一对,刘家人眼里如是,外人眼里更如是。所谓郎才女貌,天底下难得有这样熨帖的姻缘。犹如小葱配豆腐、洋柿子配青椒、阴丹士林布缝大褂、府绸做夹袄里子,那叫一个没得挑。

翠霞家在举人巷,与后街也就百十来步的距离,打小这丫头就跟先文形影不离,俩人谁是什么脾性,彼此早都摸得透透的。先文不爱多话,心眼却十分细致,几岁时家里请匠人画炕围子,先文跟着看了七八天,居然就活灵活现地也能来那么两笔,再往后,照着册页子描年画,给隔壁赵老太爷的拐棍上雕龙头,刻个图章啥的,均已不在话下。先良有时纳闷,从不见有人教过他什么,这孩子的悟性咋这么了得?

同先文的聪颖、内向相比,翠霞的大方利落恰像是补了老二性格上的一个缺。这女孩身上少了扭捏娇气之态,却多出一种仗义与豪爽来。刘家人血液里不缺吃苦耐劳,不缺聪明伶俐,单单这股豪迈劲是谁都不具备的。刘先良清楚自己家族的特质,从心眼里他对这未来的二弟媳

格外看重。

女人抱着孩子从里屋出来。时辰真是不早了，眼瞅着捱近正午。“先良，咱妈咋还回不来呢，路上不会有啥事吧？”月娥焦急地问道。

“大正月的，嘟囔个甚！”先良瞪女人一眼，心里却愈发不得劲了，忙将老二先文唤至身前，“去城门口绕绕，看咱妈走至哪旮儿了。”

先文应声跑出大门，刘先良仰头望一眼灰白的天空，一种不祥之感突然涌上心头。他转身打量了一下院里的亲朋，先林、海莲、翠霞等都停下手中的活儿朝着城墙方向张望，隐隐地，他听见士兵集结的脚步声，军哨声随之凄厉地响起，那音调划破长空，惊起落在枣树干上的一群麻雀，当这鸟群从刘先良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他知道，大祸临头了。

密集的枪声最先从东边响起，东边的人一股脑地往西门方向逃，街面上呼儿唤女、背老携幼，好不纷乱。“日本人攻城了。”人们边跑边互相转告。跑至西门处，远远地一声炮响，城墙堞楼被掀了顶子，空气中一股火药味。西边的人裹挟着东边的人开始往北门跑，北边的人正不知所措，接连的几颗炮弹飞过来，城墙被轰掉一个缺口。落在人群中央的那一颗卷着残肢断臂冲天而起，空气中已不光是火药味了，浓浓的血腥味弥散开来，哭喊声此起彼伏。

领着一干亲眷，刘先良先奔了举人巷翠霞家，院里人去屋空，只留副水桶担子凌乱地扔在大门口。随后又赶往教场巷海莲家，这二进院的古宅子竟然整个地塌了，东厢房的屋顶上还栽着颗哑弹，碎砖烂瓦堆了一地。海莲“哇”地一声，失魂落魄地要往里冲，众人忙拽扯住，人要逃早逃了，逃不过也算跟这院子厮守到了一处。说话间，一声闷响，尘烟滚滚，原来那颗哑弹从房顶掉下来，在屋中炸了。

“哥，咱妈和二哥三哥还不见呢？”老四先林扑了扑身上的灰土，像是被炸醒似的扯了扯先良的衣袖。

“唉！”先良深深地叹口气，环顾四周，除了刚才提及的那三个，剩余的还都在，心中稍稍有些宽慰。“咱先出城吧，回去寻也不是个法子，有了落脚点再回来查找，这城里乱哄哄，别再走散了。”他果断地一挥手，大伙于是镇定了许多。

街上的人都往南门方向涌，听动静，仿佛南边的枪声较弱，倒是东边战事吃紧，流弹“嗖嗖”地从人们头顶飞过，多是自东向西而来。先良抱着孩子，吆喝着在密集的人群中穿梭，忍不住，他频频向东边张望，那边有家，有他尚未来得及进行的庆典，更有他生死未卜的两个弟弟及音讯皆无的母亲。他不知道，他们到底还能不能回来？

日军在护城河边支起一溜小钢炮时，刘先景便感觉不妙，这城怕是守不住了。

小钢炮即迫击炮，五零口径，又称掷弹筒，日军中队一级的配有小钢炮六至八门，反观自己这边，只有民十四式七五野战炮两门，有一门还在西边防线。野炮体量较大，配有木轮，行动起来非常不便。虽然口径大些，但交起火来，火力上明显就逊了对方一筹。

枪械方面，国军配的是汉阳造与毛瑟卡宾枪，都是仿德式的；晋绥军配的是仿日式六五口径步枪。无论射程还是填弹量，咋看起来似乎并不比日方的三八大盖差。但一接火才知道，自己的火力同对方根本就不在一个等级上。

国军士兵每人的装弹量只有十发，晋绥军更可怜，每人只三发，见了敌人没十足的把握不敢打。枪没子弹等同于烧火棍，打光了就上刺刀。这些戎装的军人们同举着大刀、镢头、白蜡杆的自卫队员们站在一处，单等着同攻上城的敌人肉搏。

一通猛烈的炮袭之后，日军将战线推进了十余米，歪把子机枪上阵。战斗进入白热化。

营里只有一挺马克沁机枪，根本压不住敌军七八条火舌，机枪手没坚持多大一会儿就阵亡了。此时，全营上下，仿佛只有营长手里那两条二十响的毛瑟驳壳枪才是火力最猛的。

这仗没法打。

说来辛酸，源自 1937 年的中日之战实为一个农业国与一个工业国的战争，战事爆发当年，南京政府的年财政收入约合 5 亿美元，而日本国的年财政收入则为 15 亿美元，加上从伪满洲国攫取的每年十几亿日元收益，日本国可支配的财政总量约为中国的四倍。从政治上讲，国民党政权时期的中国饱经内乱，社会生活杂乱无章；而日本则小而有序，国内从上到下鼓噪着一种吞并扩张的亢奋情绪。

国内政治的不稳定直接体现在军事方面，陆海空三军，海军几乎无从谈起，空军从后来蒋夫人宋美龄任空军司令即可见一斑，基本是个摆设。只有陆军还像那么回事，但装备混乱，标准性差，这些都直接影响了战斗力。最初，国军大量采用德式武器，淞沪战争时期，国军四个德械师能抵挡日军一个师团，三个月后，希特勒顾及日本盟友的抗议，决定不再向中国出售武器弹药，此时，六个德械师都挡不住日军一个师团了。直到四十年代初，国民党军从德械改为美械，这一被动局面才逐渐有所改观。

眼下，城墙上的战局也呈一边倒的态势，东门处的墙体被崩塌一个大口子后，端着刺刀的日军蜂拥而入。

刘先景攥着柄大刀“嗷”一声随众人冲了上

去，这群没带火器的年轻后生刚才早就急红了眼，恨不得从城墙上跳下去跟敌人拼命，然而手里的家伙什太原始了，一排子弹横扫过来，没一个再能站起来。

只是觉得肩头一热，刘先景就觉得全身没一点儿力气了。迷迷糊糊地，他看见营长挥着大刀片子，劈倒一个又一个日本兵，看样子，日本人是想活捉他，却被他捞了个大便宜。没得法子，旁边的指挥官手一按，枪声响作一团，史营长拄着刀倒在血泊中。

另有不少守城兵士退到了城内，朝高处的日军放冷枪，一队接一队的日军冲下城去，巷战开始了。

面前走来一队日本兵，吱呀乱叫，一名兵士见先景还活着，抬枪瞄住他的脸。先景把眼一闭，心想这回完了。耳边却传来一顿怪叫，一个佩刀的走过来，一把将他拎起，又一顿怪叫，他被反绑着推下了台阶。

“三八大盖”口径小，弹道设计有些缺陷，俗称“进去多大眼，出来多大眼”，如果没打着致命的地方，伤口出血量又不多，多数能自行痊愈。先景挨的这一枪，其实并无大碍。

城墙台阶处，一列一列都是俘虏，均被绑了双手连在一条绳上。有几个性子特别烈的，又骂又咬，当场被日本兵按在地上，拿铁丝穿了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